



左岸译丛

Deux Remords de Claude Monet



莫奈的 两大悔恨

Michel Bernard

[法] 米歇尔·贝纳尔 / 著

黄雅琴 / 译

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

左岸译丛

莫奈的 两大悔恨

Michel Bernard

〔法〕米歇尔·贝纳尔 / 著
黄雅琴 / 译



Deux Remords
de
Claude Monet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莫奈的两大悔恨 / (法) 米歇尔·贝纳尔著 ; 黄雅琴译. — 深圳 : 海天出版社, 2018.6

(左岸译丛)

ISBN 978-7-5507-2338-2

I. ①莫… II. ①米… ②黄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2900号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 19-2017-096号

Deux remords de Claude Monet

Michel Bernard

© Éditions de La Table Ronde, Paris, 2016

莫奈的两大悔恨

MONAI DE LIANG DA HUIHEN

出品人 聂雄前

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 李 尧

责任校对 刘翠文

责任技编 梁立新

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
订购电话 0755-83460239 (邮购) 83460397 (批发)

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-33133493

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7.625

字 数 120千
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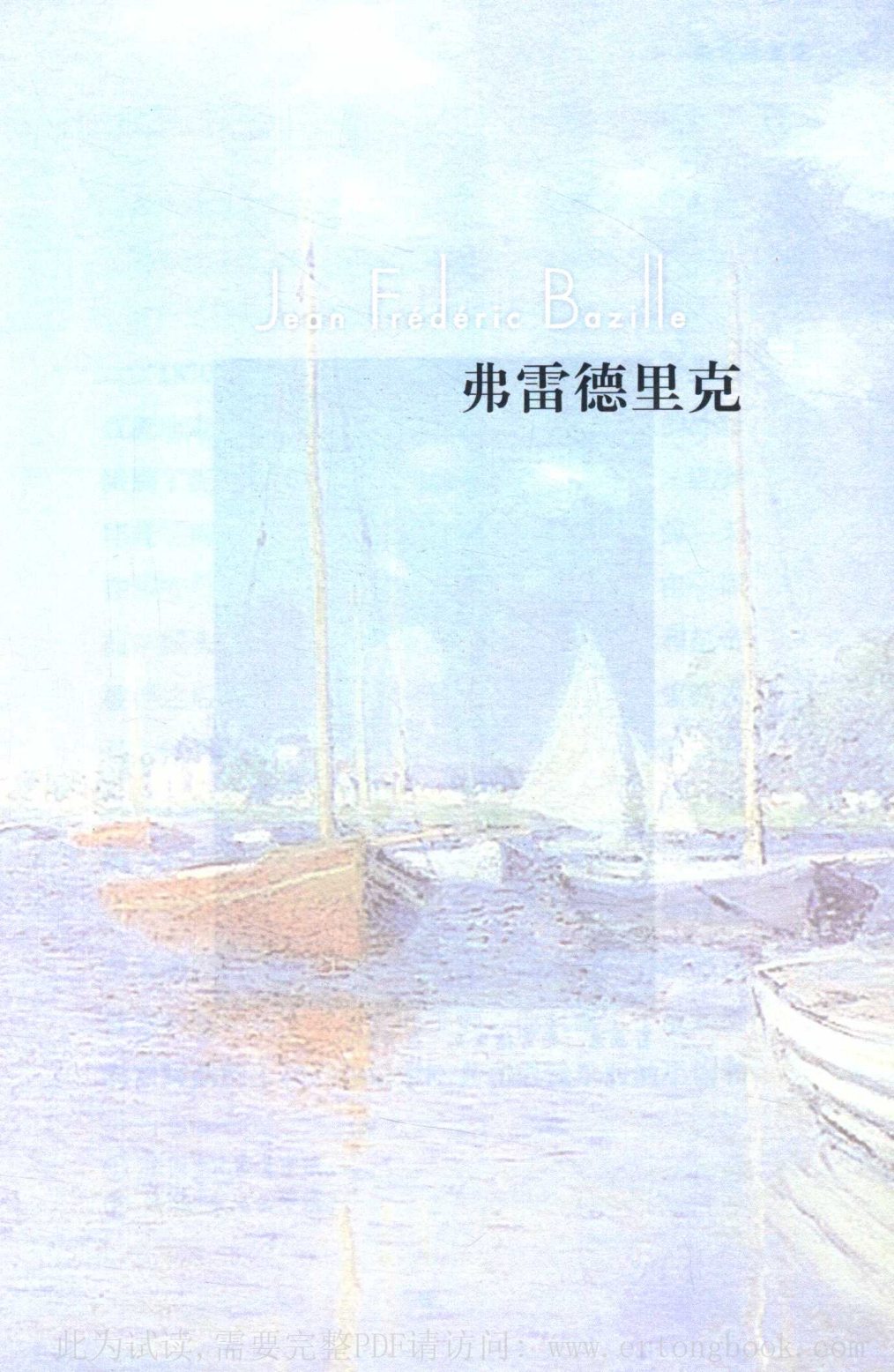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45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弗雷德里克	1
卡米耶	41
克洛德	177



Jean Frédéric Bazille

弗雷德里克



自画像（弗雷德里克·巴齐耶）

1870年12月6日圣尼古拉节，一个高个男子身心疲惫地走进博恩拉罗朗德镇^①，身上剪裁精良的外套溅满了泥垢。夜幕降临，大雪纷飞。加斯东·巴齐耶赶了两天的路，他在蒙彼利埃搭上火车，前一天在济安^②火车站下车，穿越了部队驻地。就在一周前，城头上演了一场大战。经历了色当溃败和皇帝被俘之后，年轻的共和国政府在卢瓦尔河上集结人马，试图就地阻截德国军队的推进，并打开缺口，解除巴黎被围三月之苦。此役还是败了，横尸遍野，阵地又落入了普鲁士军队的手中。

这位旅人从济安出发，经奥尔良森林，穿过在冬天愈发萧索的加蒂奈地区。成群的乌鸦和寒鸦在放羊的牧场和灌木丛之间徘徊，他只碰上了散兵游勇：掉队的士兵，在摸索吃食和值钱东西的小偷和

① 法国卢瓦雷省市镇。

② 法国卢瓦雷省市镇。

逃兵，负伤的士兵，没有参战、列队整齐的部队，又集结起来的人马，还有巡逻队、哨兵。头一天，他在贝勒加尔德^①本堂神甫副手的家里借宿了一宿，这个50岁男人的得体打扮令神甫颇有好感，还有，他风尘仆仆身犯险境的举动也令人动容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再次踏上旅途前往博恩，留宿的主人告诉他，将要经过的奥尔梅村会有大量法国伤兵被弃之不顾留给了敌军。好心的村民已在尽力帮助那些不幸的人。在一个被洗劫过的房间里，有个人躺在谷仓脏兮兮的稻草上。那人在找他的儿子——佐阿夫^②三团先行官。他问遍了身穿红色灯笼裤、盘花纽扣刺绣短上衣和头戴小圆帽的士兵，终于找到一个认识他儿子的人。这个年轻的中尉告诉他，大个子巴齐耶和指挥部队的阿马尼亚克上尉同一时间负了伤，既然他人不在此处，那或许已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。

从战友口中得到的消息坐实了宪兵队捎回蒙彼

① 法国东部安省市镇。

② 创建于1830年的法国轻步兵团，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。

利埃的口信，重新燃起了他的希望，给了他勇气和动力。他向博恩进发，浑身冻僵了，手握旅行袋，大风掀起礼服的下摆，差点吹跑了帽子，还好他和士兵一样用手绢裹住了脑袋。每次遇见普鲁士的巡逻队，加斯东·巴齐耶都会表明他是在找儿子，他的儿子在战斗中受了伤。要让别人听懂他的话很是吃力，但他的忧虑和疲态，他习惯性的命令语气和威严的神态充满了说服力。带头的每次都给他放行。碰上哨卡，他会被带到会说法语的长官那里，给出解释之后便能拿到通行证。当天晚上，他进入了敌军控制的博恩拉罗朗德。他记起今天是儿子的生日。1870年12月6日，他该有29岁了。

贝勒加尔德本堂神甫的副手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，交给博恩的神甫奥古斯丁·布达尔，后者热情地接待了他，和他一同分享热汤，并将背靠壁炉的位子让给他。饭前祝祷是在两个宗教中都有的仪式，事关国殇的交流拉近了两人的距离，尽管一个是卢瓦尔河地区的教士，一个是朗格多克的新教徒。他在本堂神甫的家里过夜。第二天一早，神甫

将他引荐给了科尔奈修道院院长，院长曾在阿尔萨斯进修，能说一口德语。手握占领者颁发的安全通行证，两人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战场。但暂时关押、等待转押至普鲁士的战俘中没有儿子的身影，救助战俘的救护车里没有儿子的身影，即使是战俘名单上也找不到弗雷德里克·巴齐耶的名字。再热切的期盼也是希望渺茫，但就算死了，也要找到尸体。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，普鲁士人允许小城居民抬走伤兵，照顾垂死者。他们还征调工人就地掩埋尸体。修道院院长想起来曾为佐阿夫士兵的公共墓地祝圣，遗体中有个少尉，一个英俊的年轻人，之所以会留意到他是因为他长得很高，而这个旅人正在寻找一名低级士官。

这处平原位于博恩以西，墓地围墙前一派惨淡的景象。炭黑色的苍穹下，东西七零八落地丢在雪地上——折断的武器、破裂的战鼓、染血的军帽、水壶、饭盒——尸横遍野。加斯东·巴齐耶认出了法军的装备，军事杂志和回城休假的军人让驻军城市的居民对此都已很熟悉。大雪掩埋了部分战场，

反衬得裸露在外的更显凄凉，铅灰色的大地上是一团团黑色物体。修道院院长找来两个掘墓人，一个叫阿洛，一个叫图森。加斯东·巴齐耶承诺会支付四十法郎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掘开坟墓，而昨晚他们还被迫埋了尸体。两人用铁锹铲开结了冰花的泥土，院长帮忙拔掉坟头草草制成的木十字架。两个临时拉来的劳力一直往下挖，直到蓝色的军服和红色的军裤重见天日。两人的动作小心翼翼，避免手中的工具会磕伤死去士兵的双手和头颅，尸体未经包裹就就地掩埋了。

终于见到了院长口中那个高大的佐阿夫士兵。严寒倒是让遗体保存完好。掘墓人丢开铁锹，徒手抓住双腿和双肩，抬起尸体，轻轻放在墓边。天色黯淡，少尉簇新的臂章在黑色的身影中折射出异样的金光。身上的两处污迹因为霜冻变得更加显眼，鲜血染透了军服：衣袖上有个弹洞，军帽和衬衫上的纽扣崩掉了，致命伤在腹部。褐色的胡须挂着腐植土。士兵死后没人给他合上眼睛，在这张大理石般的脸上，那无神的双眼望向天空。落上泥土的眼

珠和父亲一样蓝。死者和生者的相似显而易见。加斯东·巴齐耶扑通跪在地上，另外三人站在一旁。父亲抓起儿子的右手，俯身吻下去。他强忍住哭泣。两个来帮忙的大老粗在过去一周中虽然见多了这样的场面，此刻也落了泪，他们感到意外，但也释怀了。

尸体被搬上平板车，盖好雨布，拉回博恩。他脚上的袜子穿得乱七八糟，因为靴子被人扒走了，探出平板车的双脚随着路面颠簸晃晃悠悠。父亲一言不发跟在后面，帽子攥在手里。天气寒冷，雪又开始下了。边上的修道院院长不确定是否该为死去的胡格诺信徒念上几段经文，于是时不时地嘀咕几句两种宗教里都有的经文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……救我们脱离凶恶。”弗雷德里克的遗体被安置在本堂神甫的屋内，父亲坚持要守灵，最终在椅子上沉沉睡去，神甫为他盖上毯子，替他守下去。

在此期间，院长成功说服教区中一个善良的木匠，让他赶制出一具棺木，用于运送年轻士官的遗体。普鲁士人搜刮了城中所有的木板，木匠只能用

做饼干盒的小木板拼凑出一副。高大的遗体被放进棺材，并用干草填满空隙。加斯东·巴齐耶协助木匠钉上棺材盖。城里一匹马都没有，连拉车的骡子和牛也找不到。院长再次出马，让菜农把平板车卖给父亲：他的儿子，一个年轻的士官，从法国南部来到这里，最后战死在城头。第二天天一放亮，加斯东·巴齐耶推着平板车打南门离开了博恩拉朗德，他扶住车把手，用力往前推，木板嘎吱作响，存放遗体的棺材被牢牢固定在车上。

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严冬了。故事总是相似的，战争和大雪，寒冰如影随形，似是为了渲染人类的暴行。身穿礼服、头戴礼帽的男人推着丧车，沿卢瓦雷公路赶了整整五天的路，到了济安才得知，鉴于敌军动向不明，火车不再经过这里。他只得前往伊苏丹镇，那里才有火车运送棺材。这位蒙彼利埃的贵族还要推着平板车多走上一百五十公里。他要穿过索洛涅和贝里，有客栈的话就住上一晚，没有的话只能在谷仓将就，他从没走过这么长的路。那双手因为推车上山，下坡扶车，拉紧棺木

的绳结而发红变粗，变得和葡萄园里农夫的手如出一辙，而手上戴着的皮手套也已开裂。偶尔会在村与村之间的路上碰见流浪汉，看在优厚报酬的份上，流浪汉乐意帮他一起推车。路人看见这个有钱人和穷汉的组合并没有流露出多少讶异的神色。战争期间，这种场景并不鲜见。

前一天晚上，他抵达赫伊下辖的伊苏丹，那算是一个重镇了。爱国情绪高涨的农民草木皆兵，带上木棍，冲进他正在用餐的客栈，把他带到镇政府。镇长把他当间谍来盘问。一番抗议之后，他还是打开了棺材。身穿法国军服，满是泥浆和血污的遗体映入热心民众的眼帘，他们能看出生者与死者容貌上的肖似，不由愧疚万分，或表达歉意，或出手相助。加斯东·巴齐耶拒绝了，连同镇长邀请他共进晚餐的提议。

将他带回蒙彼利埃的火车缓慢前行，平民和军人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。尽管天寒料峭，还下了雪，乘客多到有人只能站在火车的踏脚板和保险杠上。那都是带上菜篮去赶集的农民和农场主，每周



雪地上的火车（莫奈）

一次，不管打不打仗。火车站站长心生同情，下令将这个巨大的木盒固定在水车车厢后面，这一路的颠簸让棺木有了裂缝。

目前的局势，敌军已进犯至诺曼底海岸线，兵临卢瓦尔河沿岸，对首都虎视眈眈。共和国政权只能以图尔为桥头堡，龟缩于波尔多地区，再没有什么事能让人一惊一乍。一边是小市民的畏缩和算计，一边是公民为国捐躯的请愿和爱国者群情激昂

的表态。战死士兵的父亲断然分开惺惺作态、虚张声势的人群。在各式各样的军服中，他一眼认出了一名受伤的佐阿夫军官，军帽上标有数字3，那是弗雷德里克所在的团。没法再上战场的阿马尼亚克上尉要返回驻扎在蒙彼利埃的兵站。两人被挤到车厢的角落里，周围挤满了战时的乘客，窗外掠过法国腹地的冬季景色，他终于知道儿子所在军团是在何种情况下加入战斗，儿子是如何受了致命伤。

回到蒙彼利埃两天后，弗雷德里克被安葬在新教徒的墓地中。在教堂举行的葬礼允许天主教徒参加，他们也汇入了送葬的队伍。遗体再次被埋入地下，换成了配有黄铜把手的橡木棺材，光可鉴人。家人齐聚在墓坑前，父亲和母亲身形挺拔，面色平静，沉浸在哀痛中，亲友和市府代表围在身旁。在这场不幸的战争中，战死沙场的贵族孩子寥寥可数。大家知道巴齐耶的儿子在普鲁士入侵伊始就应征入伍了，但他先前没服过兵役。他抽到签要服七年兵役，父亲按照有钱家庭的做法，花钱找人替他。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表示，他是自愿参军的，还

要求加入佐阿夫军团，这支精英部队一贯冲锋在前。就在战斗打响的前一天，他被任命为少尉，奉命带兵突击，也因此送了命。

没人强迫他上战场。所有人都抱有同样的念头，他们眼见棺木缓缓地沉入洞开的长方形墓穴，12月的惨淡阳光反射在棺盖上。作孽啊！在地中海太阳的照耀下，柏树、丧礼的灯笼和墓地围墙上融为一体。他们特意为画家弗雷德里克·巴齐耶种上了加蒂奈平原特有的桉木，佐阿夫第三团的战友们长眠在了那里。过了几天，仆人烧掉了博恩木匠制作的单薄棺材。几个月后，当战事结束，家人寄了一幅弗雷德里克的画作送给小镇上的神甫和教区居民，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圣尼古拉之夜给予加斯东·巴齐耶的帮助，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份温暖的回忆，这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周。画作其实是临摹了委罗内塞的《圣凯瑟琳的神秘婚礼》。青年人想要练练手，趁着假期在蒙彼利埃的法布尔博物馆完成了习作。神甫将这幅色彩鲜艳的油画悬挂在教堂内，并做了一场弥撒，悼念去年冬天死在城下